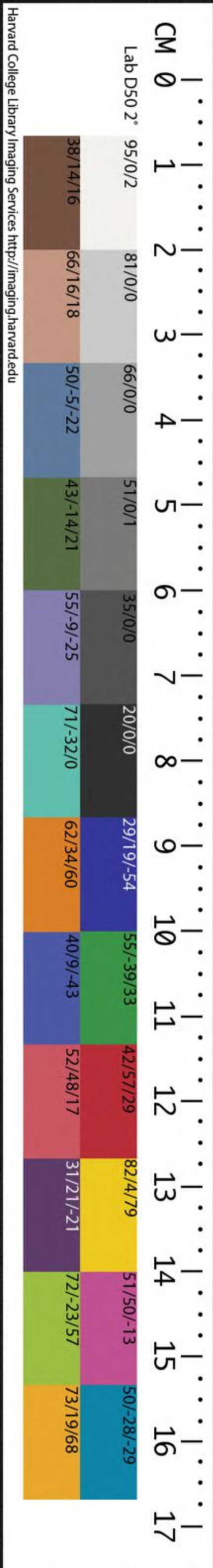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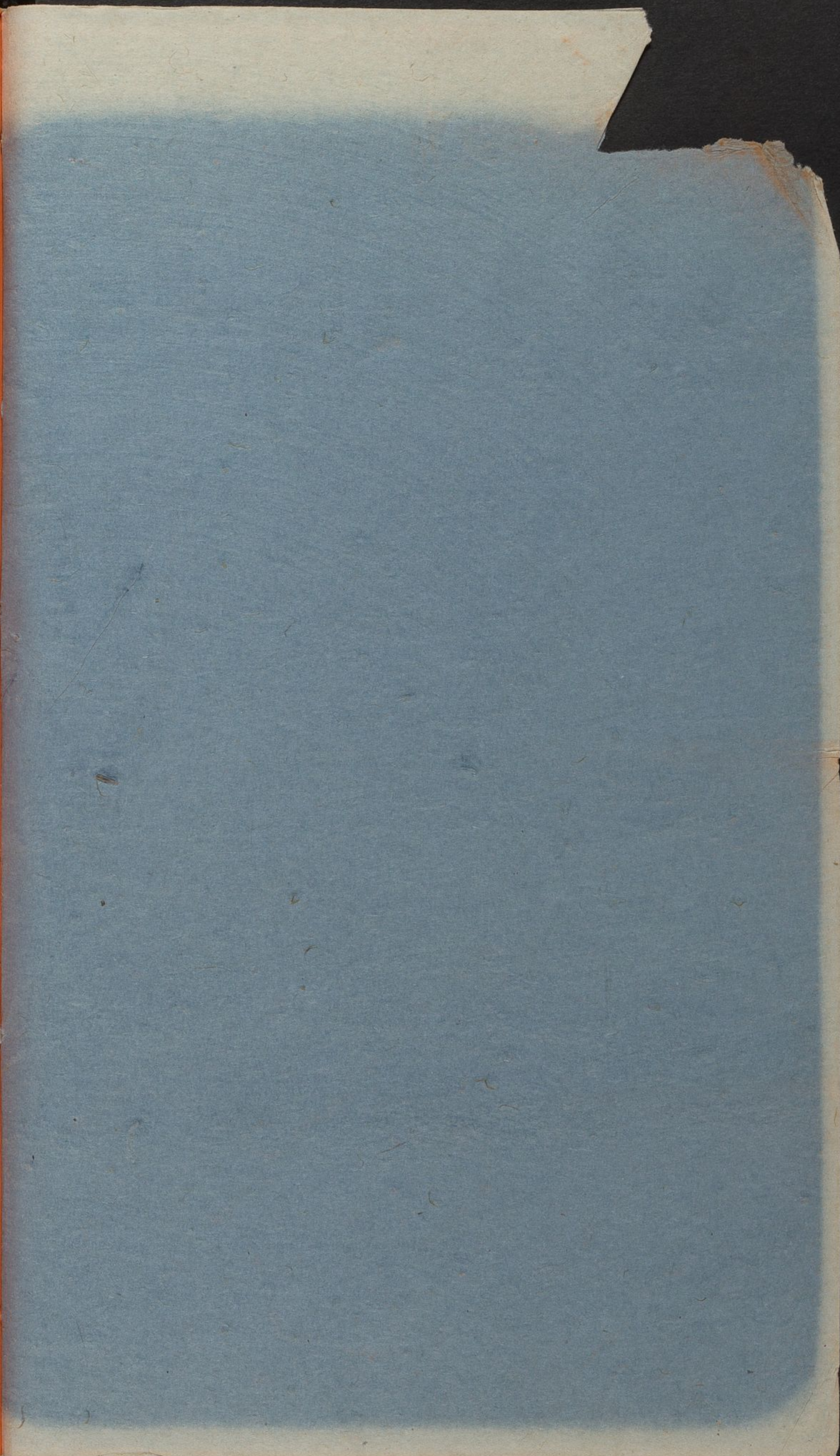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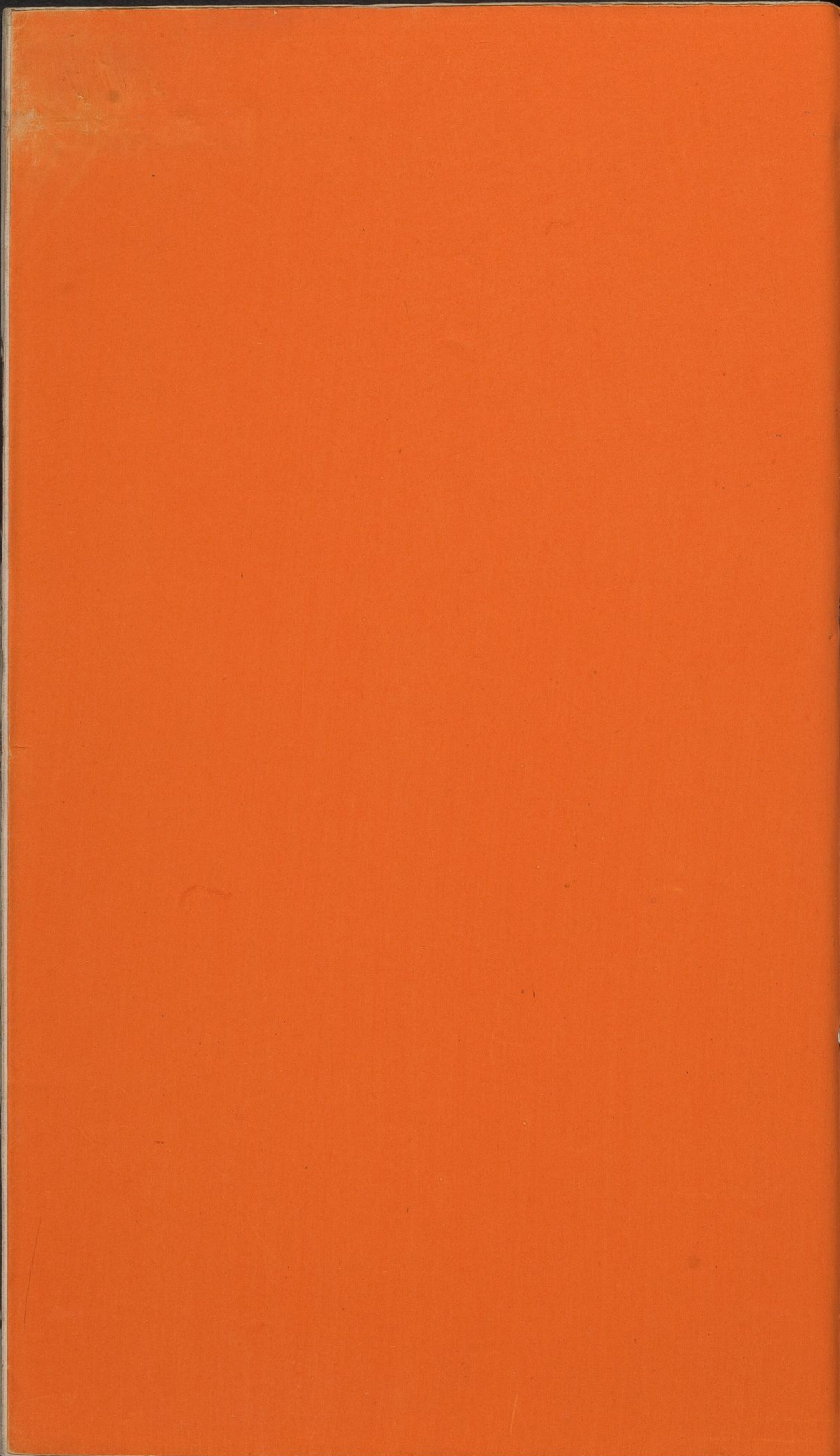
T588/1151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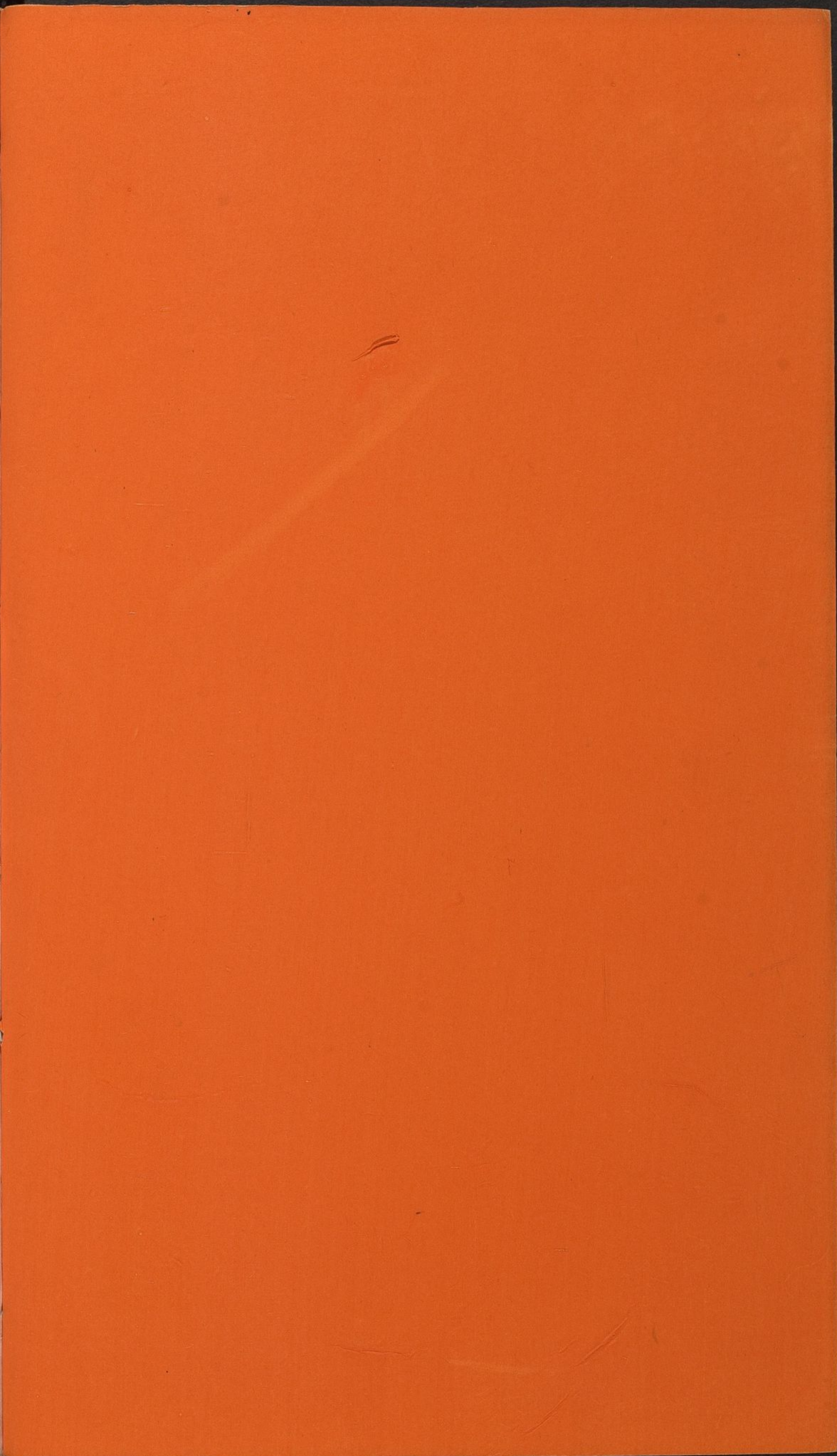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63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儒行

儒行。是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張子曰。舊多疑
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

此言儒服之名義也。逢掖。謂肘掖之所寬大。

大袂禪衣也。宋殷之後，章甫，殷冠也。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之，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被服，威儀與俗不同，其儒者之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於魯，所衣者卽魯逢掖之衣，長居於宋，所冠者卽宋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宜於博，其服也從乎鄉。某固不自知其爲儒服爾，蓋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民，不徒以服而已。』孔子欲以學立其本，故不以儒服自居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此言孔子侍坐而陳脩己立身之事也。物猶事也。僕，臣之擯相者。更僕，久則疲倦，使之更代也。珍，美器也。哀公曰：「敢問儒者之行。」孔子對曰：「此卽猝遽數之，有不能終其事，詳悉數之，久畱至於更僕而猶未可終也。」哀公命設

席。孔子待坐而言曰。儒有席上之珍。務成德。以待聘。夙夜強學。務窮理以待問。懷忠與信。務存誠以待舉。致力於行。務實勝以待取。其卓然自立有如此者。案儒必自貴而後有以貴於物。必自治而後可以治乎人。此卽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之意。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之容貌也。粥粥卑讓貌。儒有以禮自治。衣冠得其中。動作致其謹。大讓以自抗。則如慢。小讓以致曲。則如僞。大則有所不敢犯。而如威。小則有所不敢放。而如愧。其難於進而易於退也。謙恭自下。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

此者。

此言儒者備豫之行也。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儒有居處必齊難。其坐起必恭敬。言必無妄。而先信。行必無邪而中正。於道塗則不爭險。易之利。於冬夏則不爭陰陽之和。凡所以愛其死者。將於天之時而有所待也。所以養其身者。將於己之道而有所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案鄭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能敬與恕。則有以先立乎誠矣。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不試而驗。不試而驗。不試而驗。不試而驗。

此言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而惟忠信居心。卽以爲寶。不祈土地。而惟立義於身。卽以爲土地。不祈多積。而惟績學多文。卽以爲富。難於得而實。易祿也。易於祿而實難。

畜也。非其時有可爲而不卽見。不亦難得乎。非其義之所在而不苟合。不亦難畜乎。先勞於職業而後受君之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不重無加焉爾。蓋內重則外自輕。而又不爲己甚之行。此儒之所以近於人也。漢韓平非差。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

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之行也。淹浸漬也。蟲者鳥獸之通稱。程猶量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儒有或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而能見利而不虧其義。或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而能見死而不更其守。勇足以犯難。則如鷙蟲之當攫搏。有不待程量其勇者。材足以任事。又如引舉。

重鼎而不待程量其力。已往者不至於可悔。未來者不必其豫防。過言則改之而不再。流言亦聽之而不極。權足制物而不斷挫其威。知足應變而不試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剛毅之行也。溇濃厚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以力也。可近而不可迫以威也。可

不殺而不可辱其志也。唯自勝以義而無慾則剛。故其居處正而不淫。其飲食質而不溇。其有過失。止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呂氏大臨曰。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受之。況面數乎。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自立之行也。甲。鎧也。冑。兜鍪也。干。

小楯。櫓。大楯也。自立。家語作自守。儒有忠信
以爲周身之甲冑。禮義以爲禦侮之干櫓。達
則戴仁而行。窮則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能
更變其所守。其自立有如此者。呂氏大臨曰。
首條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
此則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
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出仕之行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
此蓋謂宮牆四方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之
爲圍。此謂四圍各一堵也。簞門。以荆竹織爲
門。圭窬。謂穿牆爲穴。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
戶。編蓬爲戶。甕牖。謂牖圓如甕。易衣而出。謂
不人人有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謂不日
日得食。或二日而得一日之食也。儒有貧乏
而不遇。止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
戶甕牖。而居至不堪。易衣而後出。并日而始

食而養至不足。曾不肯委曲遷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而必以其道。道合而上答之。可就則就而不敢以疑。道不合而上不答。可去卽去而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蓋人有惡貧賤。貪富貴之心。則進退皆無以自主。是故上交不諂。惟守義之君子能之。夫米叟生也。魯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

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憂世之行也。楷。法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與伸同。儒有今人而身與之居。古人而心與之稽。今世行之。後世卽可以爲楷。適不幸而弗逢於世。在上弗援以升。在下弗推以進。其讒諂之民。又有比周爲黨而共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則不可奪也。雖危其起居。而竟信其本志。

尚且無一日而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
此者。案上言不疑不諂而此言憂思。所謂樂
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而不悖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
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寬裕之行也。儒有博學而知類不
窮。篤行而歷久不倦。幽居而其守不淫。上通
而其道不困。禮之用和爲貴。故內焉有忠信

之美。外焉有優游之法。量閎故慕賢而容衆。
智圓故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案毀
方而瓦合。如云剗方以爲圓矣。學未至於聖
人。不如言守節之有繩尺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舉賢援能之行也。稱亦舉也。儒有
內稱不避私親。外舉不避私怨。但程量其功。

積累其事。推以爲賢而進達之。初不望其所報。逮乎君得其志。惟有利於國家。而不自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案以人事君。臣子之分。故昔人舉讎舉子。不失爲忠。唯其公爾忘私也。況儒者以天下爲度乎。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任舉同類之行也。儒有於其同類

聞善言則以相告也。見善行則以相示也。爵位則推讓而相先也。患難則救援而相死也。欲與之升。則寧久而必相待也。欲偕之進。則雖遠而必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方氏慤曰。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獨行之事也。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儒有澡其身。浴其德。不自汙濁。正己以立正君之本。及陳言於君而猶必自隱伏。所謂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於外者。當過之未形。則靜而正之。默爲之圖。而上弗知也。過之已著。則麤而翹之。明爲之告。然又緩而不急爲也。行不必臨深相形而後顯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而後成其多。世治不以趨利而輕。世亂不以避害而沮。同乎己者

不必與。異乎己者不必非。而一唯理之是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自立者以對人言之。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仕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此言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厲。本作礪。砥礪。磨石也。廉隅。陸廉側隅。

稜角分辨處也。十黍爲綮。十綮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規者心之規度。爲者身之圖作。爲儒有上不臣於天子。下不仕乎諸侯。而一以自脩爲重。謹慎安靜。而待人則尚乎寬。然寬而有制。則仍強毅以與人。慎靜而非苟安。則仍博學以知服。其學也近文章。而其服行也砥礪廉隅。雖或分國如鎰銖之輕。而欲專任之。猶以爲未可事人。治人而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案先儒謂漆雕開已見大

意。要非有守者不能。是故規爲過人。必以廉隅爲要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交友之行也。儒有與友合志而同乎所向之方。營道而同乎所習之術。並立而無忌心。則見其樂。相下而有遜心。則見其不厭。雖久不相見。聞流言而能不信。是以其素

行而定之也。本方而處得其正。立義而行得其宜。同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案聞流言不信。則信之深矣。而又曰不同而退。所以爲君子之交也。志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尊仁讓善之行也。本謂根本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事也。施施與也。儒之行不同。要歸於仁焉而已。是故居心溫良者。仁之本也。持躬敬慎者。仁之地也。處事寬裕者。仁之作也。與人孫接者。仁之能也。禮儀有節者。仁之貌也。言談有中者。仁之文也。歌以言志。樂以合情者。仁之和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則盡乎仁之實矣。然其心猶且不敢自以爲仁也。

其尊讓有如此者。案仁統四端兼萬善。故言
儒而必歸於仁。其所謂仁之地者。猶大傳以
履爲德之基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
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
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
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此總言儒行之可貴也。隕者。如有所墜失。穫
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

歉。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窮也。儒有正志而
不隕穫於貧賤。行義而不充詘於富貴。雖在
貧困。而能不恩於君王。不累於長上。不閔於
有司。以故謂之曰儒。而無愧。今衆人之自命
爲儒也。妄而不實。由是常以儒爲輕。而動相
詬病。則固無怪其然矣。當是時。孔子至舍。哀
公館之。旣得聞此言也。於言則加信。於行則
加義。且自言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蓋
知儒行之真。而因以重孔子者如此。案此篇

所陳義寡而辭繁。殆非所謂有倫有要者。學者節而取焉可也。
大學篇之詞。皆謂此言也。外言則亦計於此。以
朱子章句。無到其然矣。當是却。其于至合矣。
冠義。謂此言而不實。由是常以謂為。雖而。雖
冠以責成人。其禮甚重。古者士二十而冠。儀
禮有士冠禮。而此釋其義。呂氏大臨曰。冠昏
鄉射燕聘。天下之達禮。儀禮所載謂之禮者。
禮之經。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

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蓋以章。蓋謂曰。家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
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
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此言聖王重冠禮以正人道之始也。順謂順
理。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徒血氣之軀。以其

有禮義也。禮義之所由始，則在於正其容體。齊其顏色，順其辭令。至於容體既正而無失，足。顏色既齊而無失色，辭令既順而無失口。而則威儀不忒，而后禮義備。由是外以正其君，內以親其父子，和其長幼。至於君臣既正，而朝廷肅，父子既親而閨門定，長幼既和而宗族安，則倫理克敦，而后禮義立。然此非幼者所能，故必冠而后一身之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蓋服以章德，故曰冠。

者禮之所由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案容體顏色辭令，乃德之符。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自成童以至於終其身，斯可以爲成人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此言筮日筮賓之義也。古者冠禮，筮日以求其吉。筮賓以擇其賢，皆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乎禮之始。重禮則人道立，此所以爲

國本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故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昏禮，奠於門，以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言冠禮以重成人之義也。說並見郊特牲。故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三加以漸而彌尊，是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字之，敬其名而不稱，成人

之道也。聖王重歡，故曰：昏禮，奠於門，以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如此言既冠而見於尊長之義也。元冠，齊冠。元端，齊服。古者相見，必執摯以爲禮。士當執雉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已冠之後，見於母，則母拜之；見於兄弟，則兄弟拜之。以其成人而與爲禮也。於是服元冠元端，奠摯於君。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與鄉先生。是皆以成人之道見於尊者也。案儀禮冠者奠鬴取脯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氏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

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此申明冠禮之重也。嘉事。謂嘉禮。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以成人之道待之者。非謂服備異於童稚。將責以成人之禮焉。故也。責以成人之禮焉者。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而使備行焉。將責此四者之行於人。則其禮豈可不重與。故必孝於親。弟於

兄。忠於君。順於長。四者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則有諸己而后可推之以治人也。故聖王必重乎禮。而禮有由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乃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必重乎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其重事。尊其重事。而不敢擅其重事。不敢擅其重事。凡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案孔疏。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諸侯冠於太祖

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呂氏大臨曰。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昏義

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儀禮有士昏禮。而此釋其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總明昏禮之義也。納采者。納雁爲采。擇之禮。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爲昏姻之證。請期。請昏期也。筵几。以安神。几。以安神。昏禮者。將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爲祭祀之主。下以繼後世爲本支之傳也。以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

名。又次之以納吉。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皆男氏遣使者將命。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使者於門外。逮使者入。揖讓而後升。於是聽男氏之命於廟。所以敬以慎重。正乎此昏禮也。案孔疏云。納采。問名。二禮。一使兼行之。唯納徵無雁有幣。其餘皆用車雁。又云。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或謂納采時既告以某之子矣。此是問女之名氏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此言親迎之義也。奠置也。奠鴈有四說。程子曰。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亦所以攝盛。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也。御輪以三周為節。取陰陽奇

偶之數成也。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合卺而醕者。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醕。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親迎之禮。父必親醮子於寢。而命之迎。為男當先於女也。子承父命以迎。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壻於門外。壻執鴈以入。揖讓而升堂。北面再拜奠鴈。蓋親受女於其父母也。於是降階而出。御婦車。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匝。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而歸。

先俟於門外。婦至寢門。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不異牲。合卺而醕。不異爵。合卺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以示相親而不相離也。案陰陽之義。不判則不合。昏禮合二姓之好。故曰敬而親之。父命以歆。文丑之主人。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

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此申言昏禮所繫之重也。鄉謂鄉飲酒禮。射謂鄉射禮。昏禮必敬慎重正而后親之者。以其爲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則正始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端本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則移孝作忠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以責成人。本於昏以繼後

世重於喪祭以慎終追遠尊於朝聘以明君
臣之義和於鄉射以合賓主之權此禮之大
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
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
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
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此言婦見舅姑與舅姑饗婦之禮也質明昏

之次日正明也贊相禮者也笄形如筥段脩
見曲禮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左胖饋舅
右胖饋姑士昏禮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
婦此言厥明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也
昏後夙興婦沐浴以俟見於天正明時贊者
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所盛之棗栗段脩為摯
以見贊者設醴以禮婦婦因祭脯醢與祭醴
所以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為
饋所以明爲婦之順也又明日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奠酬既畢。各還燕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著明代姑之義也。案此爲冢婦之禮。庶婦則使人醮。婦不饋。鄭注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謂舅姑之適寢也。儀禮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蓋舅獻婦。則婦飲一爵。婦酢舅。則舅飲一爵。姑酬婦。則姑先導飲一觶。然後實觶酬婦。婦奠之而不舉。所謂正禮成也。合代而合禮之。此禮實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

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此又申言昏禮之重。以責成於婦順也。室人謂女妯女叔諸婦也。女妯壻之姊。女叔壻之妹。諸婦娣姒之屬。當猶稱也。昏禮之重。始成婦禮。繼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其婦以順之道焉也。所謂婦順者。必順於舅姑。

和於室人。而后能當於夫。由是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則祭服有備。以審守委。積蓋藏。則粢盛有供。而可以富其家。是故婦順備而后恩明。誼美而內以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得而長久也。故聖王必於昏禮而重以責之。案夫聖婦人倫之始。爲夫者必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後順於父母。爲婦者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二義相備。委蘇蓋藏。是姑教。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言婦順之教有素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麻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期之三月。必使女師教之。如此女於祖廟未毀而有服。卽教于公宮。若於祖廟既毀而無服。斯教于宗室。而其教

則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告於所出之祖。女乃祭之。牲惟用魚。羹之以蘋藻。所以教之如此。其豫者。欲其知此而成婦順也。案注疏。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張子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又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推之自天子至卿大夫士。禮皆可知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女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此由昏義而極言之也。鄭注。天子六寢而六

宮在後。六官在前。內治婦學之法也。或曰御妻當作御女。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之凡爲婦者。天下之內和而家以理。天子立六官之職。有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凡爲男者。入化之。則外和而國以治。故曰天子所聽者男教。后所聽者女順。天子所理者陽道。后所治

者陰德。天子所聽者外治。后所聽者內治。至於教既順而成俗。則外內莫不和順。而國家咸歸於理治。此由天子與后有以統正六官表儀六宮而致然。夫是之謂盛德也。案九嬪世婦女御。見於周禮。而昏義始詳列其數。鄭康成解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疏並從而附會之。謂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繆

說也。後世之禮失而矯誣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

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此申言天子與后之爲教本也。適之言責也。蕩蕩滌滌其穢惡也。資當爲齊。惟天子重男教。后重女順。是故男教若不脩。則陽事不得。謫必見於天。而日爲之食。婦順若不脩。則陰事不得。謫必見於天。而月爲之食。此天子與后之責也。是故日食。則天子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必相須而后成其化者也。天子脩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父之道也。后脩女順。勉天下之爲婦者。母之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而天下戴之。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卽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卽服母之義也。眞氏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

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鄉飲酒義

鄉飲酒者。謂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也。孔氏疏

謂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

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一

飲。黨則一年一飲。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疏

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門之外。入三揖

則后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
蕩滌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必相須而后成。其化者也。天子
脩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父之道也。后脩女
順。勉天下之爲婦者。母之道也。故曰天子之
與后而天下戴之。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下
服斬衰。卽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卽服母
之義也。其氏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
其門。而艱厥其。蓋昧妻惠云。大義也。易言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三

鄉飲酒義

鄉飲酒者。謂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也。孔氏疏
謂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
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
飲。黨則一年一飲。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
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

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
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
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
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
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
以免於人禍也。

此言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也。庠。學名。鄉曰
庠。州黨曰序。觶。爵也。既。盡也。鄉飲酒之爲義。
方賓之未入。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既入。

賓主三揖而后至於階。三讓而后升於堂。所
以致其尊與讓也。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
洗爵。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賓至升堂。主人於
阼階拜至。主人洗爵。賓於西階拜洗。主人獻
爵。賓於西階拜受。主於阼階拜送。賓既卒爵
而又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讓絜敬也者。乃
君子所以相接也。蓋人之禍。常生於爭與慢
之心。惟君子尊讓。則相從以義而不爭。絜敬
則相推以誠而不慢。不慢不爭。則禮行而成。

俗不至求勝以力。取給以言。而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各安其分。而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之道也。案主人。孔疏謂是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射黨祭。則州長黨正爲主。迎賓於序門外矣。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二也。當碑揖三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

事賓也。

此言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或曰。鄉人之秀者爲士。有德有位者爲君子。尊酒尊也。洗器名。盛盥洗水者。榮。屋翼也。故聖人制爲鄉飲酒之禮。非徒尚繁文。而必以其道。凡鄉人士君子之飲酒。設尊於東房以西。室戶以東。而居賓主之中者。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彼此共之也。北面設尊。元酒

在尊之西者。以地道尚右。貴其質素也。羞之
出自東房者。以主位在東。示爲賓而供之也。
設洗於庭。而當屋之東翼者。亦以主位在東。
示主人之所以自致其絜。而以事賓也。鄭注
云。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疏
云。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案聘禮記。卿館於大
夫。大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
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
也。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三賓席在賓西

皆南面。賓己在西北。三賓又在賓西。明是有
右房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
四時也。

此言賓主介僎取法之義也。介輔賓者。僎輔
主人者。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先儒謂三大
辰。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理或然
也。賓以致其尊。主以致其養。所以象天地也。

介以輔賓。僕以輔主。所以象陰陽也。三賓爲衆賓之長。所以象三光也。主之讓賓而至三也。所以象月之望後三日。因明之相讓而成魄也。賓主介僕爲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鄭注。古文禮僕皆作齊。遵案儀禮賓若有尊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注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

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自此申言坐次象四時之義也。聖通明也。坐之東所以象四時者。以在天爲四時。而在地則爲四方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坐北於時爲秋冬。此天地之尊嚴氣也。尊嚴所天以爲義。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於時爲春夏。此天地之盛德氣也。盛德所以爲仁。此天地之仁氣也。天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

南以輔賓。蓋以賓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飲之以酒。食之以羞。接人以仁。以德爲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夫仁義相接如此。是賓主各有其事。俎豆又各有其數。而於禮義所在。通貫顯明曰聖。聖既立制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行而體乎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雖不能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亦將以得於身也。是故

聖人必務而行焉。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於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案設席之次。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僕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尊則在賓東。皆南面。張子所謂賓主不相對坐也。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側席相向。非是。

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此言升席降席之義也。嘑。嘑於齒也。啐。飲酒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致實。盡酒也。酒爲解中之實。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者。敬主之禮也。嘑俎上之肺者。嘗主之禮

也。啐觶中之酒者。成主之禮也。而於席之末。蓋言是席之正。非專以爲飲食也。爲行禮也。祭酒與啐肺以表敬。而在席中。啐酒以入口。而在席末。此所以明其貴禮而賤財也。卒觶則盡其實矣。而必遠在西階之上者。蓋言是席之上。非專以爲飲食也。祭與啐皆在席中。啐猶在席末。盡酒則獨在西階。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咸與於敬讓而不爭矣。案儀禮。啐肺先。祭酒後。此稍異者。取

便文也。周禮重肺。祭必先肺。啐肺則徧嘗可知。知。如祭對門八人。其賤。其美。而亦同。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言坐立豆數之義也。孝者之孝當作教。鄉
飲酒之禮。六十者則坐於堂上。五十者則立
而侍於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所以明其尊
養乎長也。六十者則三豆。七十者則四豆。八十
者則五豆。九十者則六豆。所以明其養乎老
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而孝於親弟
於長。民皆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而后教
以成。教成。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后國可
安也。夫君子之所謂教者。初非家至而日見

之也。唯合聚之於鄉射。教之以鄉飲酒之禮。
而孝弟之行於以成立矣。案此於儀禮無見。
鄭注謂是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
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其鄉射則是州
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
者。州黨鄉之屬也。又孔疏言五十者二豆。正
至豆也。此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加豆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
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此言賓介異禮之義也。鄉飲酒也。速謂卽家召之。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人答賓爲酬。小減曰省。孔子嘗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方主人親身速賓及介。而衆賓則自從之。逮至於門外。主人拜

賓及介。而衆賓則又自入。是賓介爲貴。衆賓爲賤。而義以別矣。賓三揖至於階。主人三讓以賓升。拜至之後。獻酬辭讓之節。於賓爲繁。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而立飲。不酢主人而卽降。是賓從隆。介與衆賓從殺。而義以辨矣。鄭注云。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言禮以節樂之義也。閒代也。謂更代而作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之禮。非樂不和。工入而升堂以歌。至三終。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至三終。主人酌以獻笙人。次則閒歌三終。又次則合樂三終。工乃以樂備告樂正。樂正以告於賓而遂出。於時主人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更立司正以監。

之。是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於流也。蓋樂之作。始乎分。卒乎合。閒歌則介乎由分而合之間。升歌三終。謂鼓瑟之工。於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也。笙入三終。謂吹笙之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也。閒歌三終。謂堂上鼓瑟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笙並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芣合之。歌卷耳。以采蘋合之也。孔疏云爾。案

燕禮。合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况笙詩有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孔疏謂笙吹召南三詩。未詳所據。疑笙管之詩。若琴操然。有有辭者。亦有無辭者。非可執一以例也。四。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此言旅酬逮賤之義也。沃洗者。洗爵之人也。始入之時。主人酬賓。至此則賓又酬主人。獻介之後。介酬主人。至此則主人又酬介。坐祭立飲之後。衆賓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又酬衆賓。其必以少長爲齒。自上而下。直終於以水沃盥洗爵者焉。是知其能弟以事長而無所遺棄矣。孔疏。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

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此言飲無缺禮之義也。脩舉也。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後。乃降階說屨。升堂而坐。燕舉爵無數。然飲酒仍自有節。既朝乃飲。先夕則

罷朝不廢朝之聽政。夕不廢夕之脩令。賓出。主人拜送。於禮之品節文章。終竟申遂而無所缺焉。是知其能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也。孔疏云。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此是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總結上意也。夫既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

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如此則此五天行者。本之以脩己治人。爲足以正身安國矣。而彼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案天下者。鄉之積。而治天下者。身之推。鄉飲酒之禮。卽王道也。禮正則身正。身正則國與天下皆正而無不安。是卽王道之成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其效歟。甄之品。商文章。絲。黃。中。而無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

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此申言立賓主介僎之義也。鄉飲酒之義。必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者。蓋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古之制爲此禮也。先經其之以天地。次紀之以日月。又次參之以三光。則人備而禮行。所以爲政教之本也。案陰陽以氣言。日月以體言。僎在東北。象日始出。介

在西南象月生明也。對在東北象日故出介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
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
不忘本也。

此申言薦羞洗酌之義也。祖猶法也。洗盥器
也。左海據東海而言。亨狗以養賓。必於東方
者。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以養萬物也。洗之設
在於阼。其水之設又在洗之東者。法天地之
左海為水之所歸也。尊之設必有元酒者。教

民不忘其本。而思禮所由起也。西北為養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
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
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
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
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言
此申言賓位所嚮之義也。蠢者物生動之貌。
假大也。愁摯通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
意。賓必坐於西北而南向者何也。東方者春。

春之爲言。萬物蠢動之象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故產萬物者。於德爲聖也。南方者夏。夏之
爲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物生矣。又養之。長之
以至於大。於德爲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
養萬物斂縮之象也。斂縮之以秋時。嚴肅於德。
爲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乃物畜於
中也。物畜於中者。德藏於內也。是以天子之
賓立也。東左取其聖。南嚮取其仁。西右取其義。
北後取其藏也。案前以坐賓於西北爲義。此

又以南向爲仁。是另取一意。甄而北。其義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
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
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
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
大參也。

此申言介與主人位之所嚮。及三讓三賓之
義也。介必坐於西南而東鄉者。以介乎賓主
之間也。主人之位必居東方。以東方者春。春

之爲言蠢動也。能產萬物者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賓。有產萬物之象也。月以三日而成魄。積三月而成時。是以禮有三讓也。禮之經紀。大惟有參焉者而後行。建國必立三卿以輔行其政教。三賓卽政教之本而禮之大參也。案此篇釋義。不無傳會。意者漢人之說與。

射義

射義者。記天子諸侯之大射燕射。卿大夫士之鄉射。儀禮有大射鄉射諸禮。而此釋其義。

易大傳曰。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虞書云。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以不習。而禮行乎其閒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此言先射而燕飲之義也。古者諸侯之有大

射。選羣臣以與祭也。則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之士之有鄉射。會民而習禮樂也。則必先行鄉
飲酒之禮。故燕禮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示
竭力以致敬。升成拜而君答拜。示施惠以爲
報。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長者
在上而豆數多。少者在下而豆數少。所以明
長幼之序也。孔疏云。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
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曰先
行燕禮。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
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
以觀德行矣。

此言容體比於禮也。射必先比耦。耦有上射
下射。皆執弓挾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
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
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
揖。取矢揖。旣搯挾矢揖。退與將進者又揖。其
卒射而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

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惟燕先於射。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乎禮。內志正而無邪。外體直而無枉。然後其持弓矢也。因內正而審。外直而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巧力俱至。而可以言中。卽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氏注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孔氏疏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伏鵠直然於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發一

矢以爲節也。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官。虞。山澤官。騶虞采蘋采蘩。並召南篇名。狸首逸。鄭氏注。下文曾孫侯氏是也。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夫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也。射其不惟容體比乎禮。而節復比於樂。其歌詩以

爲發矢之節。節之多少。視乎位之尊卑。天子則以騶虞爲節。諸侯則以狸首爲節。卿大夫則以采蘋爲節。士則以采蘩爲節。騶虞者。言因物之蕃滋而歸功於二官。所取乎是。樂官備也。狸首者。言以物之微薄而不廢其會聚。所取乎是。樂會時也。采蘋者。言大夫妻能奉在家所教之法以佐先祀。所取乎是。樂循法也。采蘩者。言諸侯夫人能敬於其職以供祭祀。所取乎是。樂不失職也。是故歌之於射。天

子卽以備官爲節。諸侯卽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卽以循法爲節。士卽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而能知。以不失其事而能行。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德行旣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旣成則國安。其爲盛德孰加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此言天子所以重射之義也。是故古者天子未貴德行。必以射而選諸侯。卿大夫士。蓋射者志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使其必比類於是也。故事之盡乎禮樂。而可數爲之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此焉。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云。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于旣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讓。數不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此言天子以射試士。而行賞罰於諸侯也。射

宮。卽學宮。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有所獻。必貢士於天子。將祭。則合而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若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卽不得與於祭。士數與於祭。則有進賢之功。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則無知人之哲。而君有讓。數有慶。而因以益地。數有讓。則因以削地。故曰。射者。所以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臣。必皆盡志於射。以習於禮樂。

夫君臣能習於禮樂而以此流亡者。未之有也。案歲獻貢士。謂於獻之歲貢士也。鄭氏注曰。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

三絀而地畢。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申言諸侯君臣習射保國之義也。詩舊謂卽狸首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言曾孫。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凡四

也。御侍也。上燕。燕禮也。下燕。安也。諸侯有燕射之禮。故詩曰。曾孫侯氏之爲君。四獻既舉。而後射。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無論官之大小。皆莫敢安處。而侍於君所。以爲燕。以爲射。於是乎則燕則譽矣。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教養諸侯。而兵可不用。諸侯皆自爲正之具也。案禮樂征伐。爲治天下之大權。而禮樂化於未然。征伐

禁於已然。是故禮樂之教行。而兵革可息矣。此又本末之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良此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矍相地名。如堵牆。觀者之衆也。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賁與饋同。亡國。亡其君之國也。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也。勵。與。僅。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環而觀者如堵牆。旣飲而射。至於轉司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來觀。欲射者而告之曰。如其有賁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干預而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於是蓋去者半。入者半。射畢。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茲有幼壯而能孝弟者。耆耄而能好禮者。苟從乎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茲有好學而能不倦。好禮而能不變。年至旄期。論道而猶無所違亂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處者。其去亦多。蓋勵有存者。鄭注。

云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

則不得爲諸侯。

此言射有關於大倫之義也。繹。尋繹也。舍。止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爲飾。又方制之爲準的。著於侯中。謂之鵠。鵠。鴉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射之爲言者。取乎繹也。或曰取乎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而思其理也。故心平體正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而得所止矣。故曰爲人父者。卽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

者。卽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卽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卽以爲臣忠之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而止其道也。故天子有郊廟之祭。擇士而大射。張侯爲鵠。名之爲射侯。射侯者。言射之繫乎諸侯也。射中。則有慶而得爲諸侯。射不中。則有讓而將不得爲諸侯。顧不重與。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

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其說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此申言射爲諸侯之義也。天子將祭。必先擇侯國所貢之士。習射於澤。習於澤者。所以擇士之可否也。旣射於澤。而後復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

於祭者。君則有讓而削以地。得與於祭者。君則有慶而益以地。進爵紕地。皆以是也。鄭注澤宮名也。孔疏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與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昔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言男子重射之義也。飯食謂乳之也。是故男子始生。卽設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夫天地四方者。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故必先示之以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旣射而後卜。母以飯食之之謂也。案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猶是桑弧蓬矢之意。夫始生而示以尚志。則異日之先勞後祿。其基於此矣。

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言男子重射之義也。飯食謂乳之也。是故男子始生。卽設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夫天地四方者。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故必先示之以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旣射而後卜。母以飯食之之謂也。案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猶是桑弧蓬矢之意。夫始生而示以尚志。則異日之先勞後祿。其基於此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言射義之合乎仁也。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朱注揖讓而升爲句。宜從朱子。射者卽爲仁之道也。必先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若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仍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嘗曰：君子本無所爭。必也射乎。將射。凡

中三揖讓乃升。旣射。又揖而降。乃揖以升而飲。雍容謙遜如此。是其爭也。亦猶是君子所爲也。案此引孔子之言。以明不怨勝己之意。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云：儀禮大射。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

降揖讓也。飲射爵之時。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此引以申比於禮樂而能中之義也。聲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詩小雅賓之初筵篇。孔子曰。射者之以樂也。蓋難言之。果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又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苟循聲而發矢。發矢而不失。正鵠者。其唯有德之賢者乃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必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爲言求也。求中乃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

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斷曰。越云。諸射無事。此言設官以治庶子。因詳其所治之事也。掌燕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庶衆也。周禮作掌國子之倅。以嫡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庶子官。

卽夏官諸子之職。下大夫二人。卒。讀曰倅。副貳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正。役也。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固之類。倅。謂之游者。無職事之稱。古者周天子之官。在侯國有庶子一官。設庶子官者。其職專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副貳於其父者之事。爲之掌其征役之戒令。與其道德之教治。別其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位。國有大

禮之事。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其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於國子授之以車甲。聯比其卒伍。統領以有司。亦唯天子以軍法治之。司馬不得而役。凡國之政事。非國子所當爲。則存其未仕之倅。使之脩德以立本。學道以致用。春則聚之大學。秋則聚之射宮。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皆庶子之職也。案鄭注。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呂氏大臨曰。天子君之貳也。以諸臣之貳事其君。

之貳。學相同。情相信。可任使之才已備。先王所以慮後世者豫矣。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此言燕禮席位之義也。爾與邇同。近也。謂揖之使前也。適與敵同。諸侯燕禮之爲義。卿大夫既入。君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而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而北面。所

以定臣位也。君設席於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臣不敢自居於賓而與爲敵之義也。案鄭注。定位者。爲其始入踞踏。揖而安定也。此是中庭立位。非席次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此申言主賓之義也。宰夫。主膳食之官。獻主。

代主人舉爵獻賓也。亢。與伉同。設賓主。然後可以獻酬。此飲酒之禮也。君本是主。乃使宰夫爲獻主者。臣不敢以君爲主。而與抗禮也。公卿本是賓。乃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爲公卿之疑於君。而大夫則無嫌。此明嫌之義也。賓入於中庭。君降阼階一等而揖之。所以禮之也。案鄭注。公。孤也。疏云。上公得置孤一人。或曰。天子不以公爲賓。諸侯不以卿爲賓。蓋通天子言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也。以道道之之道。與導同。君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特賜之爵。臣皆降階再拜稽首。復升而成拜。凡以明爲臣之禮也。臣拜而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又以明君上之禮也。爲臣下者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則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益勸而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蓋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上必明正道以道民。爲之分

田制里。民因其所以道之者而有功。然後取其什分中之一。故上之用以足而下可不匱。是以上下常見其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者禮之用也。此乃君臣上下之大義也。然又必於交拜而見之。則燕禮者。洵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燕禮。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爲拜故下。

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席位獻酬牲羞不同之義也。凡獻皆宰夫所獻。舉酬則君自爲之。牲。狗也。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設席之位。小卿則次於上卿。蓋小卿在賓席西。上卿在賓席東。皆

南面東上。大夫則次於小卿。蓋又在小卿西。士庶子則以次就位於下。蓋士受獻於西階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皆退立於阼階下。旅酬之禮。主人酌以獻君。君取所媵之觶以酬。對賓。賓乃自行旅酬於西階上。如是而後主人而洗升實散以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庶子卑。則君不爲之舉旅矣。諸若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案君

與卿大夫士之舉旅行酬。儀節甚繁。此特約畧言之。又公及卿大夫士之牲體薦羞。其等差燕禮不具載。今無可考。

聘義

聘義者。謂諸侯之國。交相聘問。儀禮有聘禮。而此釋其義。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頰省聘問。皆聘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

一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此篇專指鄰國交聘之禮而言。甄育鄭賦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言聘卿用介之義也。上公卽九命作伯之

謂上公。王之三公八命。加一命於三公之上。故稱上公。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紹繼也。介擯之位。各相承繼。而介又與擯左右相繼也。質正也。聘之爲禮。卿出必有介以輔之。而其數不同。上公之卿則七介。侯伯之卿則五介。子男之卿則三介。凡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其位相繼。必陳列而賓傳命者。以使臣卑而主君尊。君子於其所尊。弗敢正自相當。故擯介之設。

乃敬之至也。案禮。兩君相見則交擯。交擯者。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遞傳命。至主亦如之。若卿行聘則旅擯。旅擯者。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擯而已。此正旅擯。而云介紹而傳命者。猶云陳介紹而傳命也。各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

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此言賓主行禮之義也。竟與境同。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大客之禮。而不敢當。必三讓不許而后傳聘命於上擯。主君延賓而入。將欲廟受。又不敢當。必三讓而后入於廟門。入廟揖。當階揖。當碑又揖。凡三揖而后至。

於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是者三。王君先升而后賓升。此皆賓所以致尊讓於主人也。賓之將至。君使士迎于境。大夫于近郊。用束帛以致勞。既至。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賓命。其北面以拜聘。君之貺者。蓋拜君命之來辱。此皆主人所以致敬于賓也。夫敬讓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故諸侯能相接以敬讓。則其不相侵陵也必矣。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言始聘以及既聘相接之義也。卿主國之卿。承擯。承上擯也。繼擯。繼承擯也。牲殺者曰。餼。養生者曰。餼。半圭曰。璋。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主國接賓之擯有三。卿則爲上擯。大夫則爲承擯。士則爲紹擯。賓行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賓。賓更私以己禮。面主國之卿大夫。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

饗餼。還其來時執以爲信之圭璋。加之以賄
贈。且有饗禮。食禮。燕禮。在主君則致賓客之
敬於使臣。在使臣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此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
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總結上文之義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

夫。大聘使卿。故天子制爲聘禮。使諸侯遵而
行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必相厲以禮。
如使者於行聘之時而禮有錯誤。主君弗復
親爲饗食也。此所以愧厲之也。夫諸侯果能
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鄰不至於相侵。內而上
下不至於相陵。此乃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
革不用。而諸侯各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申言還圭璋之義也。聘禮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享禮於君束帛加璧。於夫人加琮。鄰國之以圭璋爲聘。所以重其禮也。主國於既聘而還圭璋。獨受其琮璧與幣者。以享則爲財。而圭璋乃行禮之器。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夫諸侯能交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胥效之。而作讓矣。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故小行人合六幣。

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案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

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此申言致饗餼與饗食燕之義也。出既行也。

入始入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三牲備爲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禾稟實并刈者也。薪從米。芻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主國之待客。於出與入。皆三次饋遺。而致於客之舍。五牢之具。則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之數倍於禾。則皆陳於外。乘行之禽。日有五雙。羣介亦皆有餼牢。以訓恭儉。則壹食再饗。以示慈惠。則燕與

時賜無常數。凡所以厚此聘禮也。夫古之用財者。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不能一皆如此。然而用財於聘賓。必如此其厚者。欲極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至相陵。而外不至相侵。故天子制爲此禮。以養諸侯。而諸侯務焉爾。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於朝。饗於廟。燕於寢。時賜於館。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曰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

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統明射聘之義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孔疏云。

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齊莊之齊。齋同聘射之禮。節文繁多。蓋至大之禮也。質明而已。行事日近中而後禮成。自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此禮也。酒非不清。人雖渴而不敢飲也。肉非不乾。人雖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猶齋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務成此禮節。於以正其君臣。親其父子。和其長幼。此皆衆人所難而君子獨行之。故謂之有

行。有行則得其宜而謂之有義。有義則無所懼而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此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此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此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此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而履其常。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而禦其變。用之於戰勝。則有以爲威而無敵。用之於禮義。則有以爲化而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文教武功之咸備。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使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逞其血氣而謂之亂人。凡刑罰之。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用之必善。所由民順治而國以安也。案旣言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又言有事則用於戰勝者。兵不可不用。而不可不備也。用於戰勝之人。卽是用於禮義之人。所謂治出於一者此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

也。爲玉之寡而磻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磻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劓。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因聘禮用玉。故引論玉之言以結之也。磻。

石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劓。傷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浮筠也。或曰。孚。信尹。正也。詩秦風小戎之篇。昔子貢嘗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之貴玉而賤磻者。果何說也。豈爲夫玉之少而磻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磻之多。故從而賤之也。王之少。故從而貴之也。亦惟諸德之美在焉爾。夫昔者君子必比其德於玉焉。溫潤而澤。則似乎柔中之仁也。縝密以栗。則

似乎貞固之知也。廉而不剡。則似乎剛中之義也。垂之如墜。則似乎謙下之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則似乎始終若一之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則似乎不欺之忠也。孚尹旁達。則似乎以實之信也。氣如白虹。則徹乎上而顯諸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則徹乎下而顯諸地也。行聘而圭璋特達。則似有諸已無待於外之德也。天下莫不貴者。則似乎人所共由之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此正比德於玉之謂。故君子貴之也。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智。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圭以結好。琰圭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于天。兩圭有邸。黃琮以禮地。用其能達於地。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於德與道也。

喪服四制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喪服之制。取於是而爲之。故曰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禮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此推言制禮之本。而專以喪禮申之也。口毀曰訾。凡禮之大體。皆必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明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分隆殺。故謂之禮。其或有訾之。而以爲出於其人爲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彼此不得相干。是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不執一而從其宜。是取之四時也。四制之立。有恩有理。有節有權。是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合仁義禮

知。則人道畢具於此矣。案禮之大體。體天地者其綱也。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卽天地也。有天地之情而後有人之情。情者。性之發於外者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此言喪禮之以恩制也。喪服重輕。所以稱恩之厚薄。其恩厚者則其服重。故爲父服斬衰。期至三年。是以恩制者也。孔氏疏曰。父恩最

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此言喪禮之以義制也。資猶取也。門內之治。主於恩。故以恩揜義。門外之治。主於義。故以義斷恩。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

期至三年。以義制者也。案恩揜義。如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也。義斷恩。如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也。君兼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而言。家臣爲卿大夫服曰貴貴。臣爲天子諸侯服曰尊尊。五服各有義服。獨言君者。亦舉重也。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姑爲按三日不食。三月不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

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此言喪禮之以節制也。苴衰。苴麻之衰。素琴。無漆飾也。居親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虞祭而沐首。期而受練。毀不至於滅性。蓋不以死傷生也。喪之期不過三年。苴衰雖破不補。墳墓旣成不培。大祥之日鼓素琴。示民以哀宜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

愛同而服異者。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亦無二尊。皆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服。齊衰期者。見家統於父。無二尊也。此又以節制之大焉者也。案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於魯之朝。祥暮歌者。而日踰月則善。此謂祥之日。鼓素琴。恐未安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謂期而除服。以心喪終三年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

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權制也。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卽位之稱。擔假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者。喪服傳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髻是婦人大紒。重喪辮麻繞髮。髻或爲免。杖之設者何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德

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也。三日則授子杖。五日則授大夫杖。七日則授士杖。庶人無爵而亦杖者。或曰。假此以明其爲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或曰。以此扶其病也。婦人與童子則不杖。以不能病也。王侯自居喪。及不其世子居王侯之喪。百官皆備。百物皆具。不面待言而事行者。雖杖而病深。猶必須人扶而起。大夫士居親喪與居君喪。必待言而后事不行者。不許極病。則以杖而起。庶人居喪。必身

自執事而后行者。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抑禮更有所不能行。如禿者則不髻。偃者則不袒。跛者則不踊。老及病者則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孔氏疏曰。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案人子執親之喪。以自致爲正。不得自致者爲權。杖者所以安此身也。衰病者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知義理則

能病。官備事具則可病。病必有以輔之。故以杖爲正。婦人弱。童子幼。不能病者也。庶人面垢而已。不可病者也。不能病不可病。故以不杖爲正。以不杖爲正。則又以杖爲權矣。庶人不杖。而長子爲主則擔之。不止有爵矣。權制一也。庶子不杖。而同是父母之子。雖不以杖卽位而病則輔之。又不止擔主矣。權制二也。婦人不杖。而有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爲長子。亦以輔病也。權制三也。童子不杖。而亦

有杖者。男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以擔主也。權制四也。或曰二句。上對大夫士。則擔主輔病各一。下對婦人童子。則擔主輔病又各一。合之不鬚不袒不踊不止酒肉者而爲八也。百官以下。申上爵者杖而庶人不杖之意。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

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此覆明節制之義也。書商書說命篇：諒古作
梁，楸謂之梁，闇讀爲鶉，鶉之鶉，廬謂之闇也。
居親之喪，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不入
口。至三日而不怠，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
脫經帶。至三月而不解，既虞，卒哭，猶朝夕哭。
至期而悲哀，既練，不朝夕哭，猶哀。至則哭。至
三年而憂，自初及終，哀固以漸而殺也。聖人
因殺以制爲服之節，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

賢者哀有餘而不得過，不肖者哀不足而不
得不及，此乃喪之中庸。依古以來，王者之所
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蓋史臣善
之也。案人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爲節
者，蓋時有近遠，情有隆殺，而服因有變除，此
所謂中制庸行，而弗可損益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
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
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乃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善於居喪。當此之時。殷既衰而復興。禮既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特載之書中。推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

喪。若百官備。百物具。則君不言而事行。書所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喪有必言而后事行。而言但不文。則又謂臣下也。案王者莫不行此禮。故羅氏泌曰。周公之抱沖子。大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也。殷之中世。不能喪者已多。高宗爲廢禮所由興。故獨見爲善。則自此而後。自非不世出之主。仁孝無乎不盡。孰能復此三年之制。而度越百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備述五服言語之節。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說見閒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致教人之意也。繩爲冠武。垂下爲纓。菅茅也。比及也。居父母之喪。用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成服。三月而沐。受服。期十三月而練冠。受練服。三年而祥。除服。其自三月及十三月以終此三年之三節者。人於此可以觀矣。非仁不足以盡愛親之道。仁者因可以觀其愛焉。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知者因可以觀其理焉。非強不足以守行禮之志。強者因可以

目言元言解義卷八十四
三十一

觀其志焉。而又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凡孝子弟貞婦之善於喪者。皆可得而察焉。案篇首言仁義禮知。此復言仁知禮義而加之以強。強於五德爲信。二達德爲勇。以知仁勇而行禮義。卽達德行達德之說。此倫之所以無不盡也。恩制爲四制之首。故言父母之喪獨詳。孝又爲百行之原。故因孝子而言弟。弟貞婦。則其餘皆舉之矣。記者結一篇之意。而全書以此而終。意亦深哉。

禮則凡... 而... 義而... 以... 論... 父... 而... 請... 之... 心... 不... 全... 書... 以... 此... 而... 終... 行... 不... 家... 如...

